



与东坡为邻

刘友洪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

离一下子就扩大到了五公里。我的心里隐隐有一种莫名的怅然。

好在,随着城市的生长,苏东坡的“家”也在不断延展。

我居住在旭光小区,跨过小区南门外面的东坡湖,就上了东坡岛。那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岛屿,依岛而建的城市湿地公园足有三千八百亩。公园不但借了“东坡”之名,而且把东坡的书房、厅堂“移”到了这里。“修身堂”、“悦读坊”、刻于亭台楼榭上的“三苏”名言……置身东坡岛,我仍然是苏东坡的“邻居”。

眉山人对苏东坡的感情浓郁而真挚。2012年东坡行历史文化街区提升工程启动,管网下地、雨污分流、风貌整治,最重要的是将人车混行改为步行街,还在街道两端恢复牌坊,人们远远地一望便知;收回出租门市,增设面向大众的东坡书院……2013年,又对三苏祠进行整体维修。从此,苏东坡的“家”里“家”外面貌更舒心了。

空间上的邻居,也催促着我更深入地从书本里走近苏东坡。那些年,我先后读了《苏东坡传》《苏东坡新传》《苏轼评传》等书。书是越读越慢,也越读越厚,书上先画的那些问号,逐步从史书、年谱等资料中得到答案。我边读边写,先后写下了二十多篇关于眉山的文章,发表在报刊上。最近,我正和眉山几位作家一起,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,努力促成编修《眉山苏轼族谱》。我渐渐觉得自己与苏东坡真正做了邻居。

城市的灵魂,在于这个城市向内生长的文化。它像一束光,照见自己,也照亮别人。我相信,因为苏东坡,眉山这座城市会给予人们更为丰富的体验和感悟。愿你无论身处何地,都能与东坡为邻而居。

2000年,眉山撤地区设市。也是这一年,我搬进了位于城市新区的新办公楼,住进了离办公楼不远的新住宅。办公和生活条件是改善了,可与三苏祠的距离

的可能一斤半都做不出。首先,要精心挑选颗粒饱满、光泽度高的豆子。接着是浸泡豆子、磨豆子,豆子磨到一半时,就要去烧火用铁锅煮开水。

做豆腐用水十分有讲究。我的家乡江西新余市人和乡地处海拔一千多

米、蒙山之阳、蒙河之畔,不仅景色清秀,泉水更是纯净甘甜。人和豆腐便取自这天然矿泉,所以口感与众不同。

开水煮豆子、滤渣,留下嫩滑的豆浆,之后就是最关键点豆腐了。所谓点豆腐,即给豆浆加入凝固剂。俗话说:“点得好,豆腐脑;点不好,黄浆水。”我们老家用石膏点豆腐。先把石膏水

葫芦河边

郭文斌

一个大坝,熟悉的景象不再,让人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惆怅。

大坝打成那天,村里人敲锣打鼓地欢庆,川娃爹却蹲在坝面上,望着玉米地出神。我看到他的眼里噙着泪水。但川娃的好事来了,他爹拿出补偿款,请公社里最著名的裁缝给他缝了一身新衣服,可把我眼馋坏了。

一晃许多年过去了。今年回家,儿子嚷着要到坝里划船,我们一家就租了一条小船,在坝里游览。当船行至川娃家玉米地的水面上时,我跟儿子说,这下面,有你爹和川娃伯伯的童年哩!

我给儿子讲自己童年的故事。记得河坝修成后,我和川娃在晚饭饭后到玉米屋,趴在玉米捆上。暮色中的河水有种说不出的神秘,对岸人家的灯光映在河水里,星星点点。蛙声像过队伍一样,一阵比一阵起劲儿。青蛙一定知道我和川娃正竖起耳朵听,才那么带劲儿地演唱。

这是秋天。夏天的时候,我和川娃最喜欢烧玉米吃。一垄垄地找,一株株地看,找那些快成熟的玉米,烧着吃。寻个地堰,挖个灶,把玉米放在上面烧得半生不熟,饕餮一通,然后哈哈大笑,因为我们吃得满嘴满脸都是黑,变成了黑包公。

春天,最难忘的是在河边割苜蓿。盼着盼着,苜蓿从地面探出绿色的小脑袋,我们就开始拿刀子割了,割满一篮子,回去让娘给我们炒上一小碟。那个香啊,真能把人香晕!

苜蓿既带来了春天的消息,也带来了春天的恩泽。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,能够吃到一碗香喷喷的苜蓿,真的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享受。但苜蓿不能多吃,吃多了

胀肚,往往一夜辗转难眠。

终于有一天,苜蓿老得不能吃了,我们就割来喂牛。喂牛的时候也要操心,不能让牛吃多。

有那么几天,一河滩的蓝色苜蓿花开放了,给葫芦河穿上一身蓝花裙子。蜜蜂像彩云一样覆在上面,如金的阳光经它们的翅膀折射到我和川娃的眼睛里,让我俩觉得这世界是如此甜蜜,如此光彩照人。

川娃要折一个玉米秆咀嚼,玉米秆里的汁子就像蜂蜜水一样甜。每年收玉米时,我们都会美美地咀嚼一通。但是这个季节不能,我抓住川娃的手,说:“这玉米秆折了,它身上的玉米棒不就死了吗?”川娃恳求道:“就折一个。”我说:“一个也不行,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。”川娃一听,缩回了伸出的手。

川娃家种玉米时,爹带了我帮忙。往地垄里点种子时,爹说,你看这种子多神奇,一粒下土,就能长出一株玉米。一个玉米棒儿上,又结着那么多玉米,少说也有二三百粒吧。一株玉米秆上,结四个玉米棒儿,就是一千粒。一粒种子,一下子变成一千粒,神奇吧,种一得千,这就是天理。再说,只有种子,没有地力,它也长不成,没有阳光,它也长不成,没有雨水、河水,它也长不成。一粒种子,要变成一千粒种子,里面包含着多少天赐的缘分呀!

经爹这么一说,手里的玉米种子一下子神奇起来。再往犁沟里点时,我就多了一份感动和珍惜。

在玉米屋里玩够了,就开始“渡江”。这是我与川娃常玩的一个游戏,因为那时候,我们都特别喜欢《渡江侦察记》这部电影,都崇拜李连长。于是我俩交换着扮演李连长。只不过,在我与川娃的游戏

里,枪是玉米秆做的,帽子是柳枝做的。

“首长,赶快打信号,红色,三发!”随着声声“炮响”,我与川娃的“渡江”开始了!

江面上全是“船只”,那是我和川娃用玉米秆扎的……

如今,随着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在葫芦河东岸落成,随着“文学之乡”落户宁夏西吉,故乡的河越来越出名了。近几年,每逢夏天,我就在这里组织“文学之乡”夏令营,一次次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故事,常常会把我的泪水讲下来。

夏令营里,我们也让孩子们挖锅灶烧土豆、烧玉米,也让孩子们在河边住帐篷、看星空、听鸟鸣、观日出、赏月色,体验乡村安静和深沉的夜色。孩子们的兴致也非常高。

小船靠岸,妻子去爬山了,漫山遍野的杏花正在怒放。我坐在山坡上,望着葫芦河,再次想起了《渡江侦察记》的台词:

“四姐,我们要走了,我相信,用不了多长时间,我们就会再见面的。”李连长说。

“不管时间长短,我一定会等你的。”四姐说。

一晃五十多年,我坐在故乡的山坡上,李连长和四姐的影像再次浮现在眼前,我的鼻腔陡然一酸。五十多年,这条葫芦河,一直不停地流着。岸边的父老乡亲,大半已经归去;孙子辈们,像庄稼一样一茬一茬长起来,他们再也不用像我和川娃那样,为衣食所困,也不用像我和川娃那样,要小心地提着鞋,蹑过葫芦河,跑几十里路看一场电影。

但我并不羡慕他们,那曾是属于我们那代人的日子,是我们的生活,是我们的课堂,是我们的童年……

中国美术馆藏。《中国画(鸢尾蜻蜓)》,作者高剑父。



大地

了外地,长了见识,才慢慢搞明白。

村里不少人家还种过桃树。在乡村小学读书的时候,暑假前夕桃子成熟,经常有同学带着自家种的桃子到学校分享。圆的、扁的,硬的、软的,没熟的、熟透了的,和现在更方便地吃到的各种水果相比,大概胜在更新鲜,从树上到嘴里的距离大概不会超过一公里。

梨更常见些。相对较多的是长得圆一点的,形似苹果,果皮偏黄。不少人家在房前屋后插空零星种植,长出的果实有大有小,口味有好有差。还有一种梨,颜色深一点,个头大一点,甚至有一两斤一个的,水分充足,味道很好。它或许就是我后来所知的鸭梨,但我们当地都叫它“唐圩梨”。我们乡里唯一集体种植的果园种的就是唐圩梨,许多年前由乡人从外地引种到湖边圩区,渐成规模。那时候,唐圩梨是乡里的畅销货。上市时,经常有小商贩骑着自行车,载着装有唐圩梨的筐,一路吆喝叫卖,成了我的许多同龄人年少时味蕾上的记忆。

后来,因为树龄增大退化或是别的原因,这里的梨长得越来越小,口感也不似以前,最终梨园改种别的作物了。

再说葡萄。严谨说来,葡萄算不上树,但葡萄一年接着一年长,藤长得极粗壮,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叫它葡萄树。我的父辈曾在院子里种过葡萄,种的是当时刚引种的巨峰葡萄。从原有的植株上剪下一根不长的枝条,拿回家插在庭院里的墙边柱旁,开始时仔细浇水,待其成活后基本上就不用管了。葡萄藤会自己沿着柱子或者墙角向上攀爬,不用几年,便会覆盖整个墙头棚顶。

葡萄成熟的时候,正是暑假,小孩子们都在家。每串葡萄一般等不到全部成熟,就会被孩子们精准地挑摘走。有时孩子们也会尝到没完全熟的葡萄,入口酸酸的、涩涩的,但那已经是难得的水果,吃完忍不住还想吃。

如今回忆起来,似乎还能从舌尖上生出那些果实的酸甜味道。我想,那就是乡愁的滋味吧。



家乡的果树

龚浔泽

每次回家,当车子从葫芦河大坝上开过,我就会想到我的童年。

小时候,我和川娃喜欢趴在玉米秆搭成的房子里,看着永远不知疲倦的葫芦河水,心想,这些水是怎么来的呢,怎么就流个不停呢,它不累吗,哪儿是它的眼,哪儿是它的手,哪儿是它的脚呢?它这么匆忙地赶路,是要流向何方呢?又是要去寻找什么呢?

川娃家的玉米地就在河边,被无边无际的苜蓿地包围着。玉米收成后,我们两人就用玉米秆在河边搭房子,再在里面横放两捆玉米,就是我们的炕。自己搭的房子有一种特别的美,玉米秆散发着太阳的香味,也散发着葫芦河水的气息。父亲说,玉米从一粒种子长成成人那么高,除了吃阳光、吃地气、吃肥料,还喝河水。

逢到旱年,这河水就更显得珍贵。看着一河边的人,挑水浇田,川娃就会得意地说:“还是我爷爷有眼光,把院子打在河边。”我反驳:“可是逢到发大水,也危险啊!”只见川娃眼里的光芒一下子蔫了:“是啊……”有一年,河水涨起来,就淹到他家炕头,把一窝鸡全卷走了,他娘哇哇地哭了两三天呢!

后来,要打坝了,这片玉米地也要没了。眼看着一条活泼可爱的河里多出来

我的老家在江苏淮安,所住方圆百里都是平原水乡,湖大塘多,河密田洼,果树就变得稀罕。而我年少时,交通物流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,家里也不宽裕,如今人们常吃的苹果、橘子、香蕉等,我只是偶尔见到,没尝过几口。至于我的孩子现在爱吃的柚子、橙子、火龙果、百香果以及更稀奇的杨桃、莲雾,我当初甚至没听说过。

记忆里,那时家乡能产的水果只有柿、枣、桃、梨、葡萄等少数几种。柿树常见,我的老家屋后河边现在还有一棵柿树,那是我们家唯一种过的果树。柿子要等到秋后才熟。摘下来,一般要放在糠里或粮囤里捂一捂,等到红了、软了才吃。柿子能吃的时候,螃蟹也上市了。这个时候大人就会告诫我们,柿子、螃蟹再美味诱人,也不能一起吃,吃了容易不舒服。

枣树,就见得少些。小时候过年过节,父母去看望长辈时,少不了要带一点蜜枣或者红枣,应该都是外地运来本地出售的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有一个疑问,树上长的青枣和蜜枣、红枣是一种东西吗?直到后来去